

忆林

## 挎箩里的童年

| 陶佑林 文 |

小时候，老家大队除了种棉产稻，还有统一的茶园、桑园，每年春后，到处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树结油、蚕吐丝、蜂酿蜜”是家乡的“三宝”。茶树籽产油高，是上等的好油。缫丝厂提供的蚕茧，是做丝绸面料的佳品。一丛丛油菜花把大地染成金黄，让小蜜蜂们揭开了幸福密码。

家乡属丘陵地区，山都不高，沙土地非常适合植被生长，茶树漫山遍野。大队兴办了茶厂，引进了生产线。产茶旺季时，五台揉茶机开足马力，与时间赛跑，供不应求时，大队领导便发动全体村民上山采茶。正常生产时，大人们都有自己的活，临时突击可以。细水长流，则全靠采茶工和我们一帮孩子。

尽管年龄小，干起活儿来，毫不逊色。一人一个挎箩，左肩右斜往臂膀上一挎，便意气风发地上山了。大家就用这挎箩挣工分，能多挣一分算一分。

有了我们这股常备力量，茶厂从采、收、烘、揉、晒，然后分拣、包装、出售，一切井然有序。

早期茶过后，桑树地里也迎来了一片生机。挎箩大军也随之转移阵地，向桑园进发。采桑叶需格外小心，叶蒂处会冒出一团白浆，很黏稠，沾在手上马上变黑，很难洗掉。

相对采茶，我们更愿意采桑。因为采桑能吃到桑葚。桑树都不高，男孩们都是属猴的，个个是攀爬高手，几丈高的树，蹭蹭几下就能蹿到顶上，甭说几米高的小桑树。

蚕正长时，桑叶需求量大。大队经常向学校求助，让学生利用劳动课采桑。此时，不是每棵树上都有桑葚，即便有也是青头白，能酸掉你的牙。只有大树顶端，才有那么几粒，个大饱满，乌黑乌黑的，很是馋人。

每次摘桑葚，柳四叔这一关难闯。他是看园主，可不是个善茬儿。他家条件好，书读得深，满腹经纶、能说会道。可惜身体有残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个跛子。

腿脚不好，但脑子不笨，算盘顶在头上打，小数点后五位都不会错一个子儿，是村上有名的管账先生。柳四叔不仅找到媳妇，还艳福不浅，娶了个大美女。听村人说，柳四娘年轻时是个名角儿，尽管裹了细脚，但她人高马大，大脸盘、高鼻梁，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知撩倒了多少俊后生，可偏偏被这个腿脚不便的柳四叔捡了漏，还给他生育了两个漂亮的千金。这个柳四叔可是个有心计的人。据说他相亲时，家里为他借了匹高头大马。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竟没让女方家人看出任何破绽。旧式相亲，一眼定姻缘。直到柳四娘被八抬大轿迎进柳家，才知真相。可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悔之晚矣。

按说知识分子，又是有家室之人，应该对孩子有怜悯之心，可柳四叔对我们不太友好。他一看

到我们在桑园门口转悠，知道没好事，不是轰赶，就是拿棍子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们的“恶作剧”立即上演，还专拿他“痛脚”捏：东施效颦，学他走路。于是，一个“老跛子”后面跟着一群“娃跛子”的画面，把柳四叔气得半死。怒发冲冠的柳四叔追着我们打，但“跑相”更是滑稽，追又追不上，打又打不着，累得他气喘吁吁站在那里，咬牙切齿。

柳四叔的严防死守，一段时间确实让我们一无所获。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乘他午休时，我们悄悄潜入桑园，一棵一棵地猛摘，都是摘大的紫的，先填饱肚子，再装满口袋。那吃得真是痛快，嘴唇像化了浓妆，连口袋也染了色。等他醒来，大家满载而归，向他做个鬼脸，一哄而散。他又只好在那里用棍子猛敲地、生闷气。

嘴巴是过足瘾了，但大口红却暴露了一切。就像老师检验我们中午是不是偷偷到塘里游泳，用长指甲往肩膀上一刮，一道道白印子，揭露了你的谎言，让你无话可说。

除了采茶、摘桑，挎箩里还有红菱、莲蓬、花生、红薯、渔获……支一个大脚盆，晃悠悠地就划到了水中央，采一大堆青的紫的菱角，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那是一种惬意。

全身光溜溜的，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摸上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那是一种幸福。

身手敏捷，像个窜天猴，爬到树顶掏下几枚鸟蛋，扛个小锄头到地里刨一刨遗漏的花生、红薯……那是一种开心。

挎箩里还有许多许多……有一年冬天，天下大雪，天寒地冻，这时的鱼儿最爱集聚在贴泥的水深处，是拖泥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决定用拖泥网露一手。我照例背着挎箩负责收捡渔获。渐渐地挎箩越来越沉，直到我背不动了。那天，除了满满一挎箩渔获，父亲手里还拎着一大条鲤鱼。

幸福其实很简单，都装在这挎箩里，它让我成长、历练、知足、收获。这就是童年，令人难忘的记忆。



荷盖

摄影 李玉祥

片羽

## 中年以后的夏

| 虹全文 |

人生各个年龄段，对四季有不同的感受。就说这夏，孩童的夏，是嬉闹，是穿着兜肚的清凉；青年人的夏，是绚烂的约会与缠绵；而中年以后的夏，更多的是一杯下午茶，或大树下纳凉、子孙围绕讲过去的故事。

中年以后，更注重夏日里的细节。在菜市场只买一两样蔬菜，一顿就吃掉，怕它们放不久就腐烂；喝着泡开的茶解暑，而不是大口吃棒冰、雪糕；牵手去附近的电影院，回味旧时光中的老爱情……

夏天，是植物疯长的季节，是欲望攀升的时刻。中老年人往往这个时候，体现出对季节的耐力。谁都知道苦夏难熬，可他们会将一天的日子安排得恰到好处。会趁早上凉快一些的时候多做些事情，中午则养些体力，晚上数星星看月亮，早早惬意入梦乡。

夏天是个有体温的季节。给相爱的人凉一杯白开水；半夜给孙子盖好踢在脚底下的毯子；在树荫下，给躺椅上

的老伴儿摇着蒲扇纳凉……时刻能感受到爱意浓浓。

中老年人的夏天是迟缓的，是若无其事的、漫不经心的。因为经历了不少的春夏秋冬，已经学会了避重就轻，学会了顺应大自然，学会了在夏天里，有条不紊地做事，也知道了一些事情勉强不得。不急的事儿，那就等天气凉快了再说；如果遇到高兴的事，那也只是微微一笑；如果出远门去旅行，那一定选择一个人少的地方，有山有水、快乐休闲就行。

中老年人的夏日，如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没了急躁，没了炫耀的风雅，而是生命里自觉的阅读，慢吞吞的，一字一句。有些闲书，夏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读读，有了意味深长，有了重温与回忆。也许，就在这字字句句里，读懂了自己的岁月，看透了人生。抬头望夜空的点点繁星，心境明澈纯净。看湖水静静流深，他们体悟着岁月的沉淀与馈赠，竟发觉，生命如夏花般灿烂。

灯下书

## 七月卅烧狗屎香

| 胡睿文 |

农历七月三十，俗谓地藏王菩萨生日。旧时是夜，江南地区，尤其苏、锡、常一带盛行烧狗屎香，于今此风俗犹存。

狗屎香为何物？民间又称“棒香”。然而，最早的狗屎香并非线状棒香。清代顾禄《清嘉录》载：七月晦日昏时，“儿童聚砖瓦成塔，烧麝琥珀为戏……俗称狗屎香。”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同乡长辈讲起的故乡泗堡桥荷叶村旧时七月三十夜的风情来。农历七月三十，当夜幕徐徐降临，泗堡桥荷叶村一带，除街巷门前、院里地上，居民遍插烧起棒香（俗称“狗屎香”）外，当地不少造船业主，还将平时造船修船收拾在那里的边角木料、用过的桐油、桶中刮出的干油垢等，堆在一起点燃焚烧。此与《清嘉录》中的烧狗屎香何其相似！

旧时无锡江尖上多陶商。每值农历七月三十，陶商们就将一只只缸叠成宝塔状，是夜在这一只只缸上点燃油灯，老无锡谓之“江尖嘴上咯宝塔灯”。隔岸眺望这宝塔灯，宛如游动的火龙。水光灯光，浮光跃金，构成一道旧时无锡城七月三十夜的亮丽风景线。这熊熊燃烧的宝塔灯，亦可能受启发于《清嘉录》中的烧狗屎香吧！于今，美丽的江尖公园内乃保留了由109只大缸叠成的宝塔灯。夜间放灯，游人见之，无不夸之别开洞天，蔚为大观者也。

烧狗屎香的日子一般均说是农历七月三十地藏王诞辰。试问：“农历七月有大月小月之别，小月只有廿九，没有三十，奈何？”此题古人早有说法。《北京岁华记》载：“七月晦日，为地藏佛诞。”《昆新合志》载：“七月杪，相传为地藏佛诞。”文中所谓“晦”，意为农历每月的末一天；所谓“杪”，意为末尾，如岁杪、月杪。“七月晦日”“七月杪”，均意指农历七月最后一天。

邑人秦铭光在其《锡山风土竹枝词》中咏民间烧狗屎香的盛况：“点地星星照夜迟，秋光三十已将离。善缘好向空王证，一瓣心香薰(ru ò)九四。”诗中

末句“一瓣心香薰九四”，道出了古时苏州、无锡一带七月三十烧狗屎香的由来传说。传说农历七月三十夜烧狗屎香，乃为祭祀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张士诚与朱元璋争霸天下，后被朱打败，被俘押赴金陵（今南京），于农历七月三十自缢身亡。而张士诚小名叫“九四”，为念张在位时给百姓的恩惠，民间便夜烧所谓“九四香”祭祀他，为避触犯明太祖朱元璋，“九四香”就托名“狗屎香”。又说，朱元璋攻破苏州城时为农历七月三十，当夜张士诚弃城逃走。为掩护张，家家都点燃棒香插在地上，掩盖张的马蹄印迹。朱元璋问百姓烧什么香，百姓说是烧地藏香，私下称烧九四香以“久思”张士诚，为避讳而称“狗屎香”。

旧时农历七月三十夜，锡城内外，几乎家家户户烧狗屎香，满街香火，烟雾缭绕，放眼望去，犹若繁星坠地闪烁。此夜也是我难忘的童年快活时光。这一天吃罢夜饭，虔诚的老祖母点燃不少狗屎香。这些棒香大部分由她、母亲、姐和我分插在前院地上的砖缝中，一小部分祖母竟别有雅致地插在一个大南瓜上。此时，看见邻里的小伙伴们手中挥动点燃的狗屎香，在院门前街巷上欢叫着跑来跑去，我马上拿起一小把剩余未插的狗屎香，跑出门外，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这群顽童挥舞手中的狗屎香，叫着嚷着，从老家南边的泗堡桥，跑到东边的亮坝桥，夜色中，跑动中，狗屎香如金蛇飞舞，煞是好看！

狗屎香烧存的竹棒（签），红红绿绿的，是我们童年时喜欢收拾的爱物。它有两个用途：一、再过半月，中秋节吃糖芋头，用此棒（签）戳糖芋头吃。二、把这些棒（签）当作“挑九彩棒”的游戏工具。

笔者职业为医生，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到农历七月三十烧狗屎香，总觉得这风俗极似一种别开生面的驱灭蚊虫的烟熏，谓之古时夏末秋初的一次全民防疫运动，恐亦不为虚吧？